

论·语 文/图直录

旅日作家亦夫笔下的日式物哀与中式乡愁

最近,著名旅日作家亦夫的最新长篇小说《无花果落地的声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旅日作家罗文辉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其岳母井上惠子的葬礼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心扉,讲述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畸形情欲,也讲述跨国婚姻扭曲下,一言难尽的乡愁。北京和东京,都有他的家,但他流浪的灵魂无所皈依。

日本岳母、中国女婿、智障的妻子、身世不明的儿子、离奇死亡的邻居和女翻译家朋友……作者以细腻精致的文笔和错综复杂又有条不紊环环相扣的情节设置,在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谜一样的人物,使得该小说悬念迭出,吸引读者一步步走入主人公的故事和内心世界。

这部作品不但充满细致的情感描写和极具画面感的戏剧张力,更有对现实社会与人性本质的深刻拷问。这是一场关于爱情原欲与心灵的救赎。《新周刊》主笔、作家胡超超读完赞叹:“真想把这本书推荐给电影导演:樱花、畸恋、浮世那一样的东京风情画卷,还有那些居理在心底的情欲与乡愁。亦夫的新作令人手不释卷,他将精妙的构思编织

于一张人性的网中,揭示出最基本的善是作为‘人’的最高伦理法则。”

作家亦夫,真名吕伯平,原籍陕西扶风,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供职于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部和中国人出版社,现旅居日本,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被文坛喻为“陕军东征”遗漏的“陕军”。其小说处女作《土街》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著名评论家白桦说这本书是中国的《百年孤独》,是一部可以与马尔克斯对话的小说。之后他又出版了多部以中国乡村为题材、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这部《无花果落地的声响》是旅居东京二十余年的亦夫首次创作以日本为全部故事发生地的长篇小说,可谓其转型之作。曾经,留学日本的作家群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深受日本文化熏陶。在今天,日式美学和生活方式也为众多文艺青年所推崇。而当下知名旅日作家,老一辈如李长声,年轻一辈如苏枕书等,多是以散文随笔等非虚构写作方式介绍日本文化。但亦夫在这部小说中,为读者呈现了最日常、最真实又鲜为人知的日本。日本知名汉学家荒井利明认为,“亦夫笔下的日本,对于日本读者而言,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示了许多被我们自身所忽视的特质和细节”。在叙事风格上,不同于其他中文作品,亦夫的小说较深地沾染了日本文学中“物哀”的愁绪。它细致入微、感性丰沛;它让细节荡漾出细节,让情绪发酵出情绪,情欲和乡愁于是被掰开,被揉碎,展现出别一种优美、凄美甚至禁忌之美。



的花地文学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跟我说,坐在他前面那个女同胞,头发刚做过,很多蚊子飞在她的头发上,很有趣,可以写个短篇。回来以后,他的话始终挥之不去。怎么写?我后来想出来了,一定要和社会上发生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现在很多女孩羡慕虚荣、攀比,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她们甚至为了美容,把脸搞坏了。写出来后,我把稿子发给刘斯奋看,他说可以增加喜剧效果,增加荒诞味,这样更过瘾。我觉得有道理,把它往喜剧上靠,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又比如,我写成《暖男》初稿后,请七老八十的著名作家陈俊年、范若丁来“会诊”,前者是“盲人”(有眼病),后者是瘸子(小中风)。他俩看得细,意见具体,可操作性强。我感动不已!

还有,花城出版社对本土作家的作品特别热心关照。我这本书稿发到花城社,不到一个月,就让我去签合同。该社张懿副编辑说:教授学生多,送书20本太少了,后边加个零吧。多暖心窝,多有气度!

书生老矣,自然羞涩。不过,我初心不改,手痒痒,仍然会写点短小的作品,仍然会力所能及地往下走,仍然会笑咪咪、慢吞吞地扛着“舢板”去寻找“河流”。



章以武:书写人间烟火味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莹

做生活的有心人

羊城晚报:这本小说集的侧重点是什么?

章以武:这本小说集的中短篇小说全都写都市生活。日益膨胀的都市中,随处可见同样的梦想,不一样的人生。爱的不老,情的清贵,生命旗帜的舞动,无不折射时代亮光。这就是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与小小说同名的中篇作品《朱砂痣》,是正面写抑郁症与爱情的故事。抑郁症是生理疾病,也是心理疾病。我把抑郁症和情感连在一起写,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对患者的的人文关怀。

《暖男》,写高校生活。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对学府的静水深流颇熟悉。主人公田边草是一位出身清苦的青年俊才,他奇妙独特的爱情与奋斗历程令人赞叹。他遭受许多偏见与不公,所以此文有批判意义。不过总体来讲这是个正面形象,我赞美他,赞美正能量。

《太老》这个中篇,也是来自于生活。我的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做媒人。男的52岁,女的38岁,都是文化人。两人见面后给媒人的答复竟然一致:都嫌对方太老!这很耐人寻味。应该说,当今社会婚恋观已发生变化,年龄不是问题,不是拦路虎,关键是价值取向,彼此是否说得拢。你说他(她)太老,我说正好!以这样的思路去结构故事,作品就有社会意义啦。平时我对当下生活中的情爱故事,爱听,爱记,特别是具有烟火味的细节,因为故事易编,细节难觅啊。

羊城晚报:小说集的题材涉及心理疾病、高校职场,还涉及一些城市观念的变化。您如何观察、表现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

的变化?

章以武:我觉得,作家首先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朱砂痣》里有的情节,就来自饭局中的闲话:女的将出国,就将自己的闺蜜介绍给男友。她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女的说,只许你跟我的闺蜜好,不准跟别的女生好,这样我就心理平衡些。

我认为,把小说的人物写活最难。因为我写过电影《雅马哈鱼档》、电视剧《南国佳人》等,很讲究现场感、画面感,也很讲究语言的精炼、洒脱。所以我爱在生活中寻找素材。有一次,我在二沙岛一家西餐厅看见一对男女,男的帮女孩戴耳环,男的笨手笨脚,半天也没戴上去。这是细节,很动人,很生活,很日常!正是我需要的。

作家要做到“心要上去,脚要下去”,心要上去,就是把时代的脉搏,讲具体点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如说大湾区,对大湾区的来龙去脉心中有数,为什么中国要搞大湾区,为什么这么紧迫,世界上有很多湾区,中国的大湾区有什么特色?所谓脚要下去,就是做生活的有心人,关注周围人的故事、命运,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草根,他们工作生活在火热生活的第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作者若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梦想追求,与他们情感同步,可谓寸步难行。

羊城晚报:这次选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

章以武:过去的作品主要是正面写广东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转变。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个地,为什么珠江三角洲发展这么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观念的变化。顺德人有一句口头语:转得快,好世界!很深刻。在珠江三角洲,普通的村镇干部,市场观念烙在心头,观念不落后。例如上世纪90年代我去中山采

风,一位乡镇企业家的客厅里放了一架漂亮的钢琴。他说,我不会弹,我是附庸风雅。这说明洗脚上田的农民的思想在变,懂得钢琴象征着有文化。

而这本书,则涉及都市的新题材,有高校的,有抑郁症的,有婚恋观念转变的,有爱慕虚荣攀比的,等等。这些方面我也不陌生,因为我自己生活在都市里。而且我这个人喜欢折腾,喜欢交朋友。许多闲杂中的故事,深究细想,其背后都具人生况味,都是作者求之不得的宝。小说集中有一个短篇叫《唏嘘》,没有在广东发表,我怕人家对号入座。小说写了有的青年干部很想有所作为,很想创新,但是在旧的陈腐观念制约下,很难发挥其能量。满腔热情的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情况却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上面也想这样做,但是到了具体的单位,错综复杂,一言难尽。

广东文坛有良好的创作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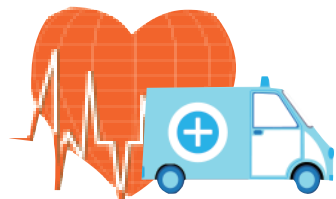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您的创作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章以武:我所以能够写点东西,跟广东文坛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广东文坛有一个良好的温暖的创作氛围,这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太重要了。2015年,我被评上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这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家协会、广州市文联对我文学创作的肯定,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在深圳展出的广东改革开放40年成就展,播放《雅马哈鱼档》,我凝视影片,心生波澜,好感动。还有,羊城晚报成立粤派批评工作室,对本土作家的创作给予支持、评论与鼓励,也令我大受裨益。

而文友们的喜爱、帮助也十分重要。比如说《头发上停着许多蚊子》,缘起于2017年,我为颁奖嘉宾,参加羊城晚报主办

那一夜,我见到祁连之光

廖君



八月的青海依然水草肥美。我们走过227国道,在门源邂逅成熟后黄艳一片的青稞田野,冰川、雪山已近在眼前,绵羊、牦牛成群,点缀山野,如定格的油画。我们兴奋不已,已忘记这里是超过海拔3800米的高原。

到祁连县时,赶上当地独特的藏式婚礼。好客的藏族朋友给我献了哈达。平素极少喝烈酒的我们,喝了一杯青稞酒。一种从未有过的欢畅,不期而至。晚上回到充了氧的酒店房间,一通热水澡,更感觉酣畅淋漓。

入夜的县城特别安静,我听着自己的咚咚心跳,想睡,却兴奋无

比。刚一睡着,又在一种窒息中突然惊醒。房间变得沉闷,发现供氧停止了。叫来服务员,服务员赶忙加急去购买氧气瓶。突然又全县城大停电。楼道里一阵骚动与抱怨,很快又平静下来。我在黑暗中勉强躺下。又过了一小时,发现心脏不正常地加速,呼吸开始困难,突然想起是高原反应。

已经午夜。服过老乡给的救心丹,双手开始发麻,我大声叫唤伙计们。恐惧袭来而来。在摇晃的手机电光中,大家搀扶着徒步下楼。

在酒店大堂等救护车时,只觉得漆黑的县城阴冷无比。最后还是当地藏族朋友开着越野车先来了。但在漆黑一片的医院,却听到让人

绝望的回复:因为停电,无法化验,无法启动心电图机,建议到一百公里外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医院,那里医疗条件好。

坐在医院的椅子上,折腾的事让伙计们处理,我头脑恍惚,双手发麻,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响彻整个医院。我开始用意念来控制情绪,舒缓心跳与血压。开始思念家人,紧紧握住求生的信念。

良久,一个白大褂找到我跟前,掏出指尖式测量仪,问:不渴吗?洗热水澡了吧。我老实地点头:请教我,我不能倒在祁连山上。

狭长的急诊室里,依稀的备用灯光中,我终于被抬上抢救台——人生第一次上抢救台。医护人员有条不紊地操作着,我全身被贴满各

种导线管,氧气罩上来了,听觉却开始迷糊。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不断叫唤我的名字,安抚着我。医生说在争取发电,有电才能化验,有结果才能下药,医患事故太多了,必须这样做。我努力清醒自己,不能睡,一定不能倒在祁连山上。幻觉中,想到了我的娘子、我的父母、孩子,泪水来了。

有一种错误只在一念之间,有一种死亡随时擦肩而过,其实死亡离我们真的很近。我们缺少对生命的敬畏与防范意识。信念在挣扎,心脏在折腾……突然,我眼前豁然敞亮,温暖的光照过来。来电了。

急诊室更加忙碌。各种仪器开始运作,滴滴作响。我从未知如此近距离地直视着无影灯,厮守着这带

来希望的“祁连之光”,不敢闭眼,怕醒不来。

终于输液、下药,应该已是在入院一个多小时后。明哥一直守护着我,不离不弃。约凌晨四点,值班医生来了,平静的表情让我安稳。他说:“危险过了。高原常识要注意啊。”一直呼唤我的名字的“口罩女子”是乌兰医生,此时她已摘下口罩,黝黑的脸庞,笑容灿烂如高原之花。

天亮了。查岗的医院主任来了。我向着列队的藏族医护人员双掌合十,一句“扎西德勒”,道不尽对高原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珍惜。此时外面阳光特别耀眼,祁连县城也如此灿烂。我真正用生命体验了一次高原之旅,一生回味。

“多音”征文 作品选登

秋风起,烤田鼠

陈亮

粤语俗语云“秋风起,食腊味”,又云“秋风起,三蛇肥”,秋收时节,广东人不仅喜欢吃腊肉,还喜欢来一煲“龙虎凤”大杂烩(蛇、猫、鸡)。但要做真正的“老广”,吃的可不止这几样。比如我这个广州仔“打怪升级”成为“地道老广”的,就是前几年国庆期间吃过的一样美食——田鼠。

老广更能吃,那过街老鼠倒也不是不染指的,能被称为“美食”的只能是比老鼠“纯洁”得多的田鼠。它们养尊处优,食谱丰富而“健康”,从不吃残羹剩菜、垃圾废物,专食一手的水果蔬菜、杂粮五谷。听老一辈说,他们那个年代因物质匮乏、粮食短缺,吃肉还要凭肉票,所以能吃到田鼠大餐,就强似今天我们“加鸡腿”。我听老爸忆苦思甜讲述上山下乡的往事时,一提到吃田鼠,仿佛还能看到他肚里馋虫蠢蠢欲动的样子。我记得奶奶每次回乡,也总爱找乡民要来些晒干的田鼠肉,做给全家人吃。据说这田鼠干不但是晒干后的“放心肉”,还专治夜尿多,并有生发的功效,已获奶奶亲测有效。老爸还试过把一窝还没睁开眼的鼠崽捉来泡酒——少时的我莽撞好动,经常碍住手脚痒,每次他就用这种跌打药酒为我涂抹揉搓,便会得意地提起当年自制这独门药酒的往事。

“胆小如鼠”的我对吃田鼠这事内心一直是拒绝的。直到三年前去朋友家的农场玩,友人特别以烤田鼠盛情招待我们,我才第一次“松嘴”开戒。据说,现在要吃上一次新鲜田鼠已非常难,市面上可买不到真正的田鼠。友人家准备的田鼠都是前一晚布下“天罗电网”亲自抓的。他说,抓到鼠后,先淋湿它们给降降温,再用萝卜、番薯供养着。临吃前宰杀,也很需要一番工夫,不能用开水烫,只能用60℃左右的水来加工。田鼠活蹦乱跳的,技艺不精的师傅可能半小时也搞不定一只。那天就有两只不肯乖乖“就义”,在他们的刀下“逃出生天”。处理干净后的田鼠,再用光波炉整只烧烤,用微波炉也行,但可能口感没那么好。

我决定要尝试前,内心挣扎了很久,还进行了好一番自我欺骗——这是乳鸽,这是烧鸭,这是烤鸭……友人家的小孩可没我那么磨叽,他抓起腿腿啾啾溜开吃,动作娴熟如同我啃鸡翅。我这才试着放了一块鼠肉进嘴——肉质鲜嫩滑、肥而不腻,吃起来还真像烤乳鸽!大快朵颐一番后,我忽然觉得自己终于成了“地道的老广”,对这鼠肉也开始有点欲罢不能……

多见识广的姑丈后来告诉我,吃田鼠并非“老广”专利。北方人也爱田鼠,只是喜欢蒸着吃——把田鼠放在小米饭或大米饭上面一起蒸熟,让鼠肉渗透饭里,吃起来肥美香甜,比猪肉、羊肉都好吃,保证一次上瘾。当年,姑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工作,他就曾跟工友们背上铁锹,到广袤的田野里挖鼠洞、抓田鼠。

时至今日,物质富饶、美食多样,早没了吃野味的必要。但人们偶尔还是会抓田鼠来尝鲜,有些住在国外的朋友甚至会专程乘坐飞机回来吃一顿田鼠。并非因为它是什么珍馐美味,想必还是在回味当年那段苦中作乐的艰苦岁月……

编者按

本刊自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ycwb.com,并以“多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

暴雨浑水好扳鱼

朱林兴

农耕社会,分布于上海郊区的成千上万条小江小河互为沟通,最后联通黄浦江,构成了一个长年累月、昼夜不停、川流不息的淡水网。七八月间,雷电交加,狂风暴雨裹挟着田间泥土流入江河,会使本来清澈见底的河水泛黄成浆。有民谣为证:“东海龙王发号令,雷公雷婆齐助阵。瓢泼大雨倒下来,江河海面脸泛黄。”这时,以小江小河为家的鱼儿,就会借浑水纷纷往外涌。鱼眼亮如明灯,平时可洞察方圆五六米范围水域,所以,“清水河里难扳鱼”。但发浑水时,鱼都成了“睁眼瞎”,“扳鱼”正是好时机。

古人称扳鱼为“罾鱼”,称扳鱼的网为“罾”。《说文解字》里便说:“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扳网分六尺方和十二尺方的两种规格,后者俗称丈二网或大扳网。扳网通常用

四根竹竿当支架,支架上扎一根较粗的起网竿和起网索。想扳到鱼,选好下网位置很重要,扳网必须置于鱼儿必经之水域。而潮水来时,鱼儿游速如箭,起网时间也很重要,只有当鱼儿入网和起网为同一时间点才可成功扳到鱼。

我从小就喜欢看人扳鱼。第一次亲自扳鱼,则在十四岁那年。时年7月下旬一日下午,连续下了二三个小时暴雨,河水水位猛涨。风雨稍小些后,几个邻居就扛网去扳鱼了。我和弟弟也戴好笠帽,穿好蓑衣,带上网具,奔向夏家浜出口的“三华洋”地段。

天还在断断续续地下着雨。我们俩抬到一个下网点,开始扳鱼。水位依然很高,扳网吃水很深,1.5米左右的网架仅露出水面七八公分,两只外网架被潮水撞击不停颤抖。网架吃水深,起网就吃力。我和

弟弟一个时辰下来,只扳到几条小毛鱼。看看其他人不时地扳到青鱼、黑鱼、黄斑鲫鱼,我们俩不免心生羡慕,暗中自责下网位未选好。

就在我们俩垂头丧气地准备收网回家时,大叔父来了。他可是村上捉鱼摸蟹的高手之一。他说,网下水时先别急,握住起网竿调整网架,平衡后再缓缓下网,这样就可“下网无声”;四只网脚同时扎入河底,网底便无空隙;起网时动作要轻,当网脚脱水后要加速起网,这样就能稳稳抓住网中之鱼。他边说,边示范,下网、起网,动作娴熟,第一网就旗开得胜,一条七八斤重鲤鱼在网里活蹦乱跳。我俩终于找到了自己未能扳到鱼的原因——扳网技术太差。大叔父传授给我俩不少浑水扳鱼的技巧。

但浑水扳鱼不仅考手艺,还要凭眼力,学会看水花。诸如此

类技巧真是难以言传,只能意会。从此以后,我和弟弟一有机会便蹲在河边观察鱼游动时所发生的水花特点,琢磨扳鱼技巧。

人说垂钓可陶冶人之情操。在我看来,扳鱼意义不亚于垂钓,它不仅有体力的磨练和物质的收获,更有利于宁神养心,对智力和意志力皆有锤炼。记得有一次,风大雨急,我扳鱼连续两小时未获,不由心生烦躁,决定起网回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正懒洋洋地起网,谁知道网脚刚脱水,就见一条五六斤重的乌青在网里翻滚。我高兴得两眼只顾盯着网中鱼,一下忽略身体平衡,两脚一滑,身体往前一倾,结果鱼未抓到,人却掉进河里,成了“落汤鸡”。这件事我一直铭记于心。我由此发现了自身情绪急躁的弱点,悟出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而这些远比我扳到一条大鱼更有意义。



白桦秋色

汤青 摄影